



石村文集目錄卷下

劉中丞總制四川序

王過客南歸序

劉雲卿任潭序

徐子寧之任汾陽序

唐魏子之任玉山序

鄭二尹之任增城序

謝鳴玉北遊序

李皓白歸衡序

滌昧初遊序

壽錢平甫太守序

壽鄭若愚序

壽車香函序

壽劉若啟序

壽趙邑侯序

壽劉惕庵序

壽董衢陟序

壽李公恕序

壽武振宇序

壽季咎庵太母序

壽張鹿牀太母序

祭趙洞門文

祭鄭若愚文

祭石崑崗文

祭全完吾文

祭石見五文

祭趙夫人文

祭胡夫人文

祭史太母文

楊仲先誌銘

王賡拜誌銘

周孺人誌銘

九龍寺募疏

觀音崑募疏

開利寺募疏

唐興寺募疏

唐興寺前殿募疏

真武殿募疏

懺心寺募疏

海會庵右廊募疏

關帝殿募疏

華林寺募疏

石江寺募疏

東岑庵募疏

檀香佛募疏

三官殿大佛募疏

龍安山仙女募疏

金剛經二時功課募疏 蔡公祠下元募疏

無跡大師募疏 九宮橋募疏

龐涓蘇秦論 蘇代論

陳蕃竇武論 何進論

石村文集目錄卷下終

石村文集卷下

楚湘潭郭金臺幼隗著 本名陳昶 一字子原

男 式穀無忝 鷄年東陵

式典虞孫 孫 鶴年南臯 鵬年北溟 編錄

式廓帝耆 公大賢 鷄年中郎 鷓年西亭

贈北撫劉中丞陞任四川總制序 代大小賢

楚會奠大湖之北去湖南七郡二州千餘里而遙故
事節鉞重臣非奉時巡望祀遑遑聲教政令無由被

南徼今上分命兩大中丞割南北施治劉公持節駐
武昌疑湖以上土地不屬便若江漢廣永耳目益不
相習者今迤南七郡二州民無遠近士無大小貴賤
咸舉首北祝曰大中丞劉公大賢也小子某孰識之
因誌其思服何事有士而前者曰周士貴秦士賤貴
賤判乎周秦耳士乎何尤楚雖材中遭蘭摧玉折與
蕭艾等公苦心湔拔之育于序肄于舍精易其月旦
彼都人士才相磨詩書比戶相洽也癸丙棘闈有詔

一切議裁省條例嚴急臨文救過若涉冰淵公捐俸
勅辦粲馘湯茗精潔苾芬蒙兩晝夜不饑渴而畢業
者數千人受扶植而致青雲者又百十人也有氓而
前者曰湖北連年怒河伯春秋竝滂四月麥不登九
月成稻陷漂濘災傷見告所在流移公千里轉糴金
穀灌輸單騎行厥地日督幹吏煮糜治藥以濟民道
而丐者航而渡者襁負絡繹而赴者凡數月所全活
幾億萬人其它平政佈惠弛刑豁獄賑施鰥寡廢疾

蓋治八年如一日視八郡如一子幾無間然矣有賈而前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至言也比歲財源告竭乏微獨本富貧末富亦貧公潔己清率大者奏除南鹽行淮鹽永衡寶郡爲國家佐理財之術小至菜傭酒使漁薪負販盡飭羣吏皆聽細民貿遷有無自便至于羣工雜技操能事歌大國薰風而至者市踵接荷擔道里相望也某傾其言錄其誠拜手前謝我人曰予楚人也忍不私我公以德吾楚雖然公天下

材寧惟予全楚是賴今天子大計羣吏念南治已洽會移公督撫四蜀不信宿其將舍汝曹而西吾其如何雖然蜀與楚輔車唇齒相倚負乃者江黃享永清之福溪崗無伏莽之戎朝廷正付公沃野天府之區北控陝漢西扼土蕃爲楚南奠荆沔蠻鄉之部公雖身任蜀而其心未嘗一日釋三楚也某受公恩深于四民今摺筆紀事不能代南人宣幽隱博贊一詞者蓋公之德淳泓汪濊罔可紀極而南人之謳吟思慕

比于湖北近兗親炙無有差等也無已請代爲之歌
歌曰公奠楚邦好音自南雲開衡嶺水靜江潭星羅
韞轉宗動羣涵谿成不言實爲梓楠拙辭備史中心
是諳天子聖神不私南祚考績熙功乃眷西顧維彼
西人來歌何暮帝命乳哺曰資保傅有願遲公受遺
開寤

公繪湖嶽圖送王過客司李南歸序

今皇帝御極六年始親政廷議當省官弛刑以基太
平詔撤天下推官百四十員衡州司理過客王公會
以例不任事湖南人士恟惘荒忽大呼衡嶽洞庭而
籲之曰清興祀河喬嶽二十有四年閱司刑數輩歷
龍飛六載而始得王公一人今公去無敢逆朝命而
畱信宿者山川不靈不慙遺南土一老吾其如何遮
公至潭潭布衣石村金臺酌酒三行而慰之曰今海

內無事天子新與羣吏務息安元元方幸汰冗官冗
費以阜康爾民遑計吾儕小人割失司理一曹便如
此身去兩耳兩目卽白晝昏黑走墮嶮巖阬塹中而
愛戴王公清白吏如鳥失林嬰失乳哀號呼愴如此
之迫乎公在職衣不完食不克中夜不煖席爲斯人
解糾釋結今其去無疑事留物囊不名一錢測公笥
袖若私衡嶽洞庭而歌歸去者神固不靈于王公平
哉王公私山川山川豈私公必將啓迪英皇聰明被
南徼無庸以我公歸而悲我也真今日太平事也
爰圖湖嶽冠其卷予及唐君魏子綴一序告諸同人
各爲詩以贈其行

賀劉雲卿父母任潭序

代

今土奮英平海內弓燦矢戢無踰歲月悉主悉臣惟
楚與蜀地阻負固蘖芽漂沒爰用兵恢拓其間天子
臨軒敬戒曰撫茲疆圉不可曠武其用良吏綏柔之
測蜀之隘昭化與漢中要害唇齒相接湖以南控扼
川雲兩粵則惟潭連年西陝之師出蜀道驅迫昭人
伏莽巢巔如獲獠哀嘯武瓘文削師用不彰大吏遴
得雲卿劉公授以令而需其成三載績成課將報

廷論正思內擢殊異之會朝命特簡師相洪公治湖南洪公卽慨然張遠望曰闕昭地使不萊育昭民不頑而爭遮寇者非劉令乎使兵不譁訟不繁賦不匱而資半壁者非劉令乎吾駐節長郡惟劉令其改治潭越甲午七月公委潭不自夏事其先集潭人士諮以事易一月馬政舉又一月里戶勻三月逋者寧傷者起緝緝蒸蒸潭人稱治閱十一月部覆馳筒書至公始登潭之堂拜以事湘人士稱觴張錦始賀潭之

得有劉公也予問俗至長不禁贊一詞相拜慶曰今天子延竚西南郡大師相吐握控上流諸師武臣參錯碁置數千里惟潭懸一絲經絡首尾于上下左右之衝無事資轉運供給有故則羽書郵置糗載空乏是虞令惟其人則潭治潭治則湖南治天下太平潭其始碁矣今劉公理潭纔數月無罷民無莠政野歌而巷謳其民負貲擔糧助公如不及士且威儀束飭除蒿開徑以暱公燕喜色笑間也母曰再遷爲令習

已成事予毋諛行且備良史採風之筆倣漢吏久任
之選將有揆葭萌湘南異績而進者謹先誌曰帝眷
輔臣輔善擇令敢不勒知人得士之誦爲當宁獻

送徐子寧之任汾陽序

代

今上會計之十年嘉與內外大臣諮所以安元元導
流德化者惟慎選民牧爲臯詔自科第教習甄擢外
一切他塗雜進不得予州縣卽孝廉學博俸滿晉秩
縣令者亦什百不能二三非吝予邑令如此之重蓋
銓求能令者之難其人也庚戌楚黃徐公子寧由潭
教諭擢晉汾陽令會予假滿北上輿徒憩潭館見潭
同人數輩忤舞綢疊張錦堂上同聲授簡車子當屬

詞以餞公予惟諸君之慶徐公也以自今授令而予
之知徐公也竊自始交之日及往來湘南間數見公
言論風采無事不留心民社舉措協機宜蓋已許之
素而卜之蚩矣方公蒞任初僦居城南顏剝視文廟
將墮荆蔓瓦礫中遑計博士風雨朝夕者故事士負
贄一揖掉臂去例與師若冰炭河漢然公至涵之揉
之剗而淬之又獎提之初見疑繼見憚厭見乳水融
洽雅雅魚魚氣象蒸然一變矣湖以上惟壬寅二年

苦西山繇役所在見窘潭故多舊家士族差徭彈壓
螳卵不支前令凡不便于邑子弟者推之公公曰是
吾責也裁闢狹推有無縱弛上利灌運下不苛縲繫
拘囚士賴以寧記一歲中催輓夏戍民苦吏吏亦不
容不苦民煩公解疑釋結培網苟活者無算公微但
完士夏能安民自是潭民慕公一如主伯亞旅饑寒
痛苦時見告而公隨事拔濟已如家人子弟無復差
別矣居久之公度時可爲將議修學私計廟堂門廡

廢具盡遽用大作卽不能有功先三儀門示表次明倫堂聚講習次大成殿殿費重工浩須吾力暇乃克某年三門成又某年堂成又某年鼎建大成殿及東西廡列主俱告成三工皆公運一心一手辦治而大成殿規畫精謹不虛糜旁貸一塵一粒尤多奇癸卯應聘滇南分考得奇士五至今稱滇文開闢者稱徐公潭士自癸未迄今戊申阻亂失養士具盡除前例優免無敢議公率多士力白邑侯趙裒益持平冊定

都各二人人免二石歲率三十六人復其身以下輪年按冊免役以爲常自是潭諸同人科條前事勒石學宮表公功不朽今公操利器以施于汾邑若夜光之耀月于將莫邪之出土王良造父之造車合轍就康衢而驅鞅路殆無幽不燭無堅不攻無經怪恒阻不洞達也彼汾真何幸而邁見公雖然公亦何能無一言以慰潭人潭人教我曰徐公爲吏必以卓異徵內而卿貳外而仗旄秉節皆去潭遠必無以楚才治

楚地者公過往其官垂治譜論此土長若師一如公
 所以佐治施訓者乎是即宋胡瑗湖州課士之績前
 開濟助教六部舉王佐之一時也公微笑曰謝無有
 車子引滿大斗進徐公知公之終不能忘潭人士也
 願合辭遮道而受公一言

湘江圖贈唐魏子之任玉山序
 楚以南惟潭于先朝稱冠蓋邑凡成進士授詞林臺
 省列九卿八座者十數家唐氏父子孫同時雋三人
 皆用才顯清興越二十有七年魏子始以辛丑甲第
 迄己酉歲奉命令玉山宜魏子于一門一邑真稱第
 一流人無疑者時維麥秋江半漲薰風漾波魏子車
 騎張道諸同學子無少長合餞于郊酒三行老友郭
 幼隗把盞停歌揖魏子登陶公山而望之曰吾與君

公公湘江圖贈唐魏子之任玉山序
 楚以南惟潭于先朝稱冠蓋邑凡成進士授詞林臺
 省列九卿八座者十數家唐氏父子孫同時雋三人
 皆用才顯清興越二十有七年魏子始以辛丑甲第
 迄己酉歲奉命令玉山宜魏子于一門一邑真稱第
 一流人無疑者時維麥秋江半漲薰風漾波魏子車
 騎張道諸同學子無少長合餞于郊酒三行老友郭
 幼隗把盞停歌揖魏子登陶公山而望之曰吾與君

受用湘上雲烟花月間幾三十餘年君今起爲吏其
將謝山林閉巖石而以動名烜赫從事乎抑亦領湖
湘清絕挹取錦灣岸花一杯水與玉溪君子聲影相
接乎湘之水源于華嘴合瀟蒸沅而吞吐日月于洞
庭天岳之間其爲器也清而辨澹宕而有容惟清則
人物不滓有容卽渾涵汪洋能役物而不役于物以
君少負異材歷中年登第又越九載始授官湘靈毓
公公報湘靈苞孕久而施設大其見榮于今日筮仕

的的矣諸同學推善辭舉贈予謂卮言曼引無庸也
爲圖湘江一軸備行笥而虛其左以待名公巨卿之
題詠焉

贈鄭二尹陞任增城序代

古之仕于邑者晉秩他屬邑士大夫爲詩歌具餞禮也
也遇友遠別賓朋畢集把盞握手刺刺不能休情也
予于鼎翁鄭公忝同氏以家西北官于潭幸同地計
始仕之年訖今先後言去又同時自五六歲解絲治
劇左旋右折凡功過俱相長相規又同道同心今公
以功由潭丞拔授增城令先予行數月而予合寮案
數輩暨潭邑諸君子張錦稱賀酒三行起敦命予一



言以贈其行予竊記公之受潭丞也潭自晉稱劇邑
路五達輶軒驛使日數過徵求符牒較他邑率數倍
不幸有事令與丞無濃寒溽暑不僕僕塵坌洶濤間
雞鳴風雨影接形聯逆旅隙駒倏忽六祀遑者西山
之役予不遑夏戍糗載而公負愁疾梯航兵具遙先
啓行凱旋勒勳均無廢職公之于王事可謂勤矣凡
貳于邑者非負聲望率不能出攝他邑公以清碩蒙
上眷發劄借箸屢試輒前一凡一署瀉水再署梅山所

至皆有廉明稱攝畢還潭門庭衣袖湘水照人公之
于吏治可謂慎矣長沙隸十二司牧邇者分治南省
惟潭去中丞藩臬百里而遙令與丞愒愒簿書期會
中安民獲上非重有守又能幹辦治懼不克負荷公
任樸誠忠謹夷猶于盤根錯節之間無慢容無矯志
無阿曲詭隨協寮案于于而喈喈與都人士莊莊而
落落譽不苟同而毀亦無由浸至公之于持身可謂
約矣公起家明經以急選改丞茲邑侶在其林飲冰

者何沒沒也吾友鳴玉蚩歲負奇才遭時鬱伊徧走
滇黔兩粵所至必探奇境攬名流踪訪彼都勝跡謀
篇綴句克滿行笥萬里還家不刺刺顧妻子語居無
何復告予以秦晉燕吳之遊酒間予詰鳴玉曰古者
六月興師卒乃歌燕喜受祉君乃是時歌出門行乎
吾聞沅湘秋色一徃撩人計君六七月中方自常武
出荆江叩函關百二抵太原遑問北道主人走馬京
都望西山爽氣倦則逶迤吳越豫章買舟而南也予

田舍鄙人敬壯君謝不及君請徵詩同輩以贈鳴玉
亟謝曰比者西北數郡歲不登內外大小賢良謀救
荒不給置予遊食輩何等予曰否否夫爲道而遊者
士君子之畸行也爲資治而遊者卿大夫之所裨益
也君處不失爲子美子長出卽可與馬周齊賢比肩
事主但恐謝公小艸時不復憶有湘山遠志如僕輩
者還來訊問否予請志此言爲繞朝鞭矣

送李皓白道士歸衡序

三氏聖賢無不救民濟世者自儒而外玄氏見諸史
傳功尤烈玄之學本于老子老子主清靜無爲而民
自正耑用教聖人淵默以治天下小儒鈎求其說而
不得私竊其術爲黃白吐納以治一身其實孔氏師
老子而老子不能與孔氏竝尊學老氏者小之也厥
後子房師之以治兵漢文師之以繼統曹參師之以
相齊故漢之治比列代爲最若乃毋忌子高之幽邈

文成五利之妖邪大中祥符之罔誕夷甫平叔之任
放其學不救民而反誣民不濟世而反禍世非老氏
悞之學老氏者悞之也今之善學老氏者青州皓白
李師爲臯著師自天啓甲子中遇異人授五千秘義
嗣是棲嶽嶺遊京華置身王侯將相間遇刀塗賊難
鬼子魔氏嘗挺七尺身轉壞劫掉三寸舌碎鐵城所
歷危險無筭數所拔活至億萬餘人今已厭濁世而
棲衡之九仙宮以視疇昔間事亦似棄白守黑捐雄

守雌身退不用者然跡其前後傳叙以合於老氏道
德之意其又不誣民而救民不禍世而濟世者歟予
觀古今道流如陶弘景陳希夷東方曼倩三丰鐵冠
諸人多乘帝王顯運而靈異間出或奔命山中或胡
盧墮地或逍遙仕路或遊戲行間識者多以此屬占
時世泰興今九有一域泰階靜平皓師將無登烟霞
叩鄴侯之秘上侯計出武侯之貽謀乎吾知其必有
所得冀其歸而來告也道人幸無匿白雲深處而使

求離苦虎口不免投身誰謂世間深重恩愛便縛著
汝屬諸弟善事阿母而汝以男子身辦出世間生死
大事臨江捨筏出宅等車試問摩耶夫人是誰超入
聖域阿難愛弟是誰證取上乘越頭檀兒饒是有情
世間孝子悌弟汝過衡用意訊讓祖門風何侶逾嶺
爲我取曹溪一滴滌應器千山兩足萬里一瓢莫便
扮作守江漁父寫山畫師心頭悄然時返錫取箇中
報我汝行矣予亦從此問渡矣

壽長沙太守錢平甫序

代

今天子純禧不戈戟而組西南之孽以萬數海外喁
喁然胥嚮風投命其煩師武臣力剪槎芽而資轉運
無過楚測其全勢地大賦繁無歲時得寬貸奔命者
自湖而南無過長計楚十七州郡共糧二百萬而長
沙卽得五十八萬奇是長以一郡當十六州郡徵發
期會凡十之四嗚呼爲長良二千石蓋難其人哉錢
老公祖筮仕自豫令晉太原二尹累功擢長沙太守

守長五越月所屬十三學博拜公初度張錦于堂而徵予一言以祝予厠史臣務考實請徵公治行以勒不朽有白予者曰公爲豫令會豫反側四起公提桴鼓倡義怙良不假寐援孤城數月哽其喉牙使不得搏食兩粵事定議者猶持短長公晏然几几卒得異等論功以此爲辭可壽也予曰此公武功也又白予者曰公爲古晉郡丞其地左恒山右太行襟控四塞五原稱要害難理公佐守治劇理絲皆游刃辦治入

覲奏績天子奇其能始擢今職以此爲辭可壽也予曰此公文事也又白予者曰公淹通博洽爲博士弟子員卽慷慨應世如范文正以天下已任及數遷吏了如已然事不辭難不吐剛茹柔捍危疆而勝巨荷如出干將莫邪而割几肉若驅孟賁烏獲而搏穉子也以此爲辭可壽也予曰此公天性學力邁人也繼有以守長事具白曰長沙失太平垂二十年逞者射狐之雄解紐弛網吏胥讎貨苴儒士不敢與弁賈齒

公至一切剗剔之接冠帶以禮遇士以誠濡民以仁
治下以明厭豪賈大猾以清砒然使十二邑延頸洗
眼瞻仰靈麓屹如泰山喬嶽不震不悚也頃者西山
興繇戍上符徵役三千急有令期公督詣軍公發檄
歎曰吾身許國凡任盤錯茲行誠不辭獨念前時有
事滇黔滿漢雲集自長發蒙耆定後朝議加意蠲牛
稅長民稍稍甦今幾何年而發繇苦賦若是如吾民
何下令諸屬亟議里甲烟戶均派之以裁農困諸農

人乃始收召魂魄有事畚插不去此鄉也詞未已予
搢筆瞿然起謝曰所以壽公在此矣夫公之專城捍
敵恢平釁孽者公之才也公之通識彊幹左右宜有
者公之學也公治長先持大體鎮繁囂及發大眾先
務安農使民不輟耕太息則公之心也人臣惟心爲
能養國家數百年福利之氣而保此身祺壽于無疆
漢武時言利諸臣奉法如不及兒寬獨時裁濶狹與
民相假貸民恐失之課夏以暈帝奇之進左內史唐

代宗時元結爲道州刺史苦上符急賊春陵行惟曰
吾寧待罪以安人明年賊四攻卒不犯此州而退結
名益奇夫兒與元之心皆公之心也心于過惜其身
則自不暇惜其民心于惜其民則亦不遑計其身而
反有以利其身故曰心之善氣民之和聲也民之和
聲天之瑞應也予據拾公行必有乘轡軒而問賢良
者當今良二千石其誰出公右公祺壽未艾內詔不
時至予且挹香亭難老之酒拜一爵以豫爲公慶

壽鄭若愚先生序

今上改元之朔大輯天下羣吏而弊治之是時潭侯
敏翁課最當入覲先是有報太翁若愚先生來自京
師將觀于潭者侯懷然喜曰予不獲覲省賴家大人
憐寡昧而卽予治將庸以報君者移于親曷間焉一
日侯與潭人士屈指太翁舟行數千里度自八月至
十月二十有五爲太翁誕辰之日宜至潭屆期遲太
翁不至侯于是日不按簿不傲慢言色及昏正位庭

內酒三行拜祝端序就子位敬率親舊僚吏燕喜竟
夕無弛儀潭人士方揚侯度溢予耳而未忘也踰時
太翁至遂乃稱觥張錦懇祈所以慶太翁以慰侯者
而屬予辭予曰若祝太翁宜有詞僉曰太翁居帝里
膺華胄世封才名行節冠當世今壽逾七十自北而
南浮洞庭望衡嶽起祥風于月館生寶雲于露臺庶
幾天上老人福耀咫尺無用蹇裳濡足乞筭海籌乎
願爲太翁侑一爵侯自辭太翁南行嘗念侯愔不任

勞劇侯屢年佐軍南征勞最著治潭嘗月不假寐色
完好神氣滿臆懦太翁見侯疆仕加餐難老樂托願
年有餘矣夏爲太翁侑一爵太翁有重壻鄢公出守
沅陵郡方迎侍丈人竝駕長安太翁持不可獨自泳
舟而南游洞流覽涉秋及冬吸山水之華滋永烟霞
以朝夕太翁胸臆間元龍淮海綿綿浩浩偃仰養恬
無極也願爲太翁侑一爵三祝已予乃緩節安歌進
潭人士而美之曰若祝太翁畢詞矣抑又知太翁輔

侯以長養潭邑者自今日始乎方鄭侯之撫潭也行
若隨坐若思偃俸而俯循無藜藿芻蕘不諮詢適太
翁來新天子所孰知爲良吏以敷奏于上治者若興
若除若平反理系製錦無大小不晰潭人自此蒸蒸
臻治躋春臺而覩白日矣予請浮大白以賀潭人于
是太翁持爵起侯再拜用予言以申祝曰吾聞求忠
臣必于孝子若教孝予夙夜其底宣乃忠潭人士洗
盞夏酌旣醉具舞暢然知鄭侯誠能事父母以父母

潭人也敬繫此詞以壽太翁

壽車香函先生六十序

邵陵與三車太史前年假省就澣沐其丁未夏報祀
衡嶽將以明年之春告北行自祀衡還越三月遣使
囊詩一帙走湘潭致辭曰育與兩兄備有爲家君今
年十二月日壽六十家祖母范明年壽九十敬奉香
幣禱于神求添兩老人籌算誠祈嶽非遊嶽也予同
學諸子張錦堂上舉觴遙望而慶之曰吾輩所以致
祝辭于香翁將在是矣夫衡爲楚南巨鎮應天文玉

衡之分秦漢間寶與衡俱隸長沙郡長沙子一星繫
軫宿下主壽考子孫昌故亦名衡嶽爲壽嶽也南方
之人生而偉奇博大至期願耄艾裕其身以昌其後
人者祝融之神實司眷注之邵去衡纔三百里許其
爲嶽靈胥蠶滋息加被車氏先葉者已數十世迄于
今又挺生先生一人先生少時才名燁燁常冠軍驚
座恥從齷齪小儒受繩尺每語元龍淮海邵平五嶽
爲第一流人長年無事一舟雙屐接待山川今雖甲

子一週耳目聰明神明挺秀率爲詩古文詞含英擷
彩竟體煙霞幾于神仙位中高踞一座者舉此爲壽
先生官爲小子彊盡一觴乎先生曰否否古今文章
事業惟傳之其人爲難先生起一經口授佳兒脫去
行墨多從吟風弄月中摩頂付奧義湖上爭誦其文
爲睂山父子家言今且鵬飛鳳翥冠絕一時聞其繼
起才俊咸指王謝家物真氣嶷嶷來逼人先生此時
直可抱牀頭甕開別墅將諸兒孫舉杯拈韻笑傲桃

花文竹之勝樂托永年耳以此爲壽先生官爲小子
彊盡一觴乎先生又謝曰否否小子于是滿引大白
載歌且舞就先生几而侑之曰尚書五福先稱壽必
溯吾身以及生我之身百年齊福蓋千萬中無一也
先生今年六十稱黑頭老子奉侍堂上皤皤黃髮九
十太夫人皆下列坐諸兒若孫壯者三四十齡少或
數十齡稱翰林學士舉孝廉爲清英子衿幾輩餘孫
磊磊落落遶膝下爭扶鳩杖索香瀝飴羹喧呼兩老
人星聚滿堂燕喜先生此時將母解衣戲舞官曼聲
徐引舉小子輩上壽一爵以壽于太夫人乎先生不
禁展顏離席亟起受辭曰唯唯如是君輩壽予予藉
手以壽吾母雖然予何能然凡此皆君之賜神之靈
也爲予取酒酌地率諸子北向稽首以報天子而南
薦以歆于祝融

壽劉若啓六十序

韓昌黎嘗謂天能予人以富貴功名而不肖予人以閒宋儒又論五福首言壽次富次好德而不及貴何哉近代陳睂公亦云清福爲上帝所惜予歷攷古今仕隱出處之際而知用世者濟世也出世者疑于忘世而未嘗不濟世也濟世則勞勞則瘁形苦神困一身以資天下諸葛武侯狄梁公子儀光弼張浚韓世忠其最著矣若乃商山採芝富春把釣彭澤挂冠梁

碣就傭南安遯跡之數賢者未嘗不濟世而不樂以
身殉之是故其福甚清其心甚閒其身不必都貴顯
而其人實無不龐睂皓首垂百年無事而流名譽于
千萬禩也竊觀劉先生動履佳勝益悟宋儒之疑爲
有當又惜昌黎翁公不及見今人如先生輩相贊許
予因其壽爰紀實以祝先生先生少時主詞場壇坫
推鋒摧陷逞輒冠軍壬午同舉三傑惟先生蒼松古
柏歷嚴霜不凋壯年有省闈謾就公車還謝餘人開

別墅廣園方沼客至牽轄日引優兒曼聲俳舞舉大
白浮舸擊鮮以爲常計歲租入供奉苦不給然性寬
脫賑施約乏卽空箱篋泊如也公世籍豫章大族近
敘譜牒欲引東山相推重公領之益務屏退時宰數
前請幸教謝不敏里獐餌以公事急搖手曰勿復言
山居課兒孫論古今人事得失及今日夏化教士所
以實資文治者何在益身雖忘世而心未嘗不主濟
世也遠近稱頌公者僉曰劉先生縱肆山水友朋間

其間如是蒙清福如是不必富而好施如是只須造物添幾籌算耳今先生壽且六十矣所閱滄桑浩劫正似東園角里從人間遊衣冠鬚眉甚淳古不當取香泉難老酒奉公滿引一觴乎公笑謝曰吾方與同輩日泛清池娛絲竹永夏日冬夜勿損欣樂趣君乃屑屑論年齒長進不敗人意耶予曰智者樂仁者壽夫子之言至言哉人生除山水外無真樂除山水真樂外無真壽壽生于樂不樂卽千萬歲與深山木石龜鶴無差等洗爵進公幸彊飲予且備百年觴率諸兒從公優游綠野問養生主矣

潭庠師生壽趙邑侯序

代

古之王治儒與吏不分職政與教不殊軌周禮黨正
州長皆掌黨州之政令教治下至比長閭胥上之鄉
遂大夫均得屬民讀法飲射糾過失而勸誡之故民
可爲士士可爲吏吏可爲師士與師吏權然如一父
之子歲時伏臘相勞苦年齒月日魚羔獻酒拜慶相
喧呼其天性然也秦漢以還儒與吏判而爲二州邑
長吏治民施政令博士文學掾課士司教訓至邑子

弟視父母燕喜漫然若不相涉者予私心怒然憂之
竊自備員史館及出授諫垣欲條上風俗不效腐遷
分立儒林循吏列傳而又未能也庶幾今上尊崇文
治耑用士林司民牧一修豈弟壽考作人之化而吾
又未卽見也戊申春採風于潭學博徐君敬率秀士
五十餘人張錦堂上將以三月之吉祈予言以祝趙
公予不禁起舞謝曰猗與盛哉潭之儒與吏其將有
同風之治諸多士視父母師長真猶主伯亞旅相遜

序無復扞隔乃爾乎夫潭爲上游劇邑名臣才子實
冠湖南又地當衡嶽之墟奠位南離文明司治上應
玉衡彼中人士遑遑具魁梧秀傑不羣之氣而官其
土者非有卓犖瀟灑登高能賦之材亦不能與山川
人物相雄長趙君吾同年友也記其秀出峩睂崆峒
之區肅容矩步莊莊由由吐詞潤金石浹物如飲醇
家居以人倫師表自負其施治必將有士林模楷之
儀徐君率多士朝夕從磨治析疑送難羣心忤舞今

乃躋公獻酒效父老子弟之爲蓋將襲祝史而以諛
詞塞望乎抑欲予恢弘王化講官師政教渾同之治
俾湘南盛事聲垂不朽乎宋慶曆間范仲淹議建學
校其時胡瑗教授蘇湖舉經義時務課士湖學人才
冠天下今趙公固有志齊文正者徐君自視于胡瑗
何多讓如是潭治蒸蒸海內觀化天壽平格雖百年
必世可也公壯且彊仕耄艾期願自茲屢進諸士滿
爵獻公其幸志予言以備信史

壽劉惕菴使君序

代

寶與長郡縣雖不相隸屬自予家邵陵纔二百里經
上湘又二百里始至長故凡上湘之風土物俗人士
之淳美與夫吏治之綱條宣暢寶視長薰沐獨螢而
耳目覩記逼近而較真予自束髮應舉迄奉假省往
來湘上無數次胸中所欲繪陳鄭圖賈策無慮數十
年思願一見循良之吏綏寧此一方人而未易遇也
乃今于惕菴劉老先生庶幾一遇之方公之始蒞湘

石村文集 三十四 卷下
也有教予者曰公賢人也至卽盡剗前政弊陋釐剔之無遺力扶杖樂觀者滿闈闈湘人其更生予應曰姑徐之久之又教予曰公真賢人也治加密言動禁令不移初予曰謹志之又久之吾友若啓劉君進教曰吾邑有大賢人公職史採風入告若胡不聞予始就問曰初之白劉公賢者其跡也繼之白劉公賢者猶其名也君篤慎君子稱其人必舉其行君無吝辭劉君縷述曰爲吏督責供惟正雖小苛猶急公也乃

者不先公先私遇徵比至桀吏先簿列色目瑣科條覘立鈐弱里之舌常輸鏹十不得一上正供簿里稍持不可非呵責卽盡捲比簿以進湘民以此桡骨棄鄉井者無恒家公曰是烏用父母者爲爲禁扣平非盡刷諸弊不可爰革加耗拆封平兌積萬至兩無絲毫羨餘入也爰除陋規里遞自上認至卸役自餽贈至私貽庭無人門無包苴也爰辟囂訟釋結以理御暴以情銷頑猾以正以嚴刑不瀆民不縱枉也辛亥

秋災公齋虔步禱裂燄中日三度民乞公休沐公不止卒獲雨已而雨足蝗繼起卒無秋是造物者負公也公慮歲歉彙民不時興蚤晚單騎馳窮村野店問老幼疾苦察非常若廣漢摘髮者民敬憚如神然是記公事行一二可見耳其不可見者公以敬主學以誠動物以積行育德課士以愛身惜物謹莠民湘人士今日鼓歌忭舞張錦躋堂將以重九之後二日觴公五表再拜請太史繫詞以祝太史能無舒好音而

揚盛德乎予聽其言進交其人而益信其果如其言也微獨賢蓋古稱有大德者與惟大德者爲能享山阜岡陵之頌而爲天子惠養元元于無疆召公平格姬呂大年富平汾陽香山洛社之儔其人皆龐眉皓首寫圖流頌至于今不朽如劉公者非其流亞與然予攷劉公出巴蜀其尊人某先生號才傑前任晉陵朞有聲今都諫雙山公又其親仲弟泰山喬嶽洩蓄雲雨敷天下家學淵源公纔見一班湘人士何幸蒙

棠陰膏雨越清興三十年而遂覲公一人乎予請瀝
酒濡墨爲文壽我公以壽湘人而報天子矣

壽董衢陟學博序

天下惟士與民有分轍而治天下惟吏與師亦各有
分曹國朝建官設職無大小皆殊塗雜進獨學博一
席非孝廉明經毋得與師不綦嚴且重與雖然學博
得其人爲重得其人而適其地遭其時爲尤重今南
郡衢翁董先生以一代偉人官湘潭清絕勝地而又
值長沙諸巨公倡明道學之時歲癸丑季春先生初
度潭土屬予言以壽先生予曰是誠可以申予三祝

之說矣予家邇潭邑竊聞先生言方行矩動止閒適
爲人多靜思無躁志多默無譁多霽月光風無烈風
震電湖南至爭傳有濂溪明道稱壬子秋各上臺嘉
公文行離俗絕塵舉聘黔省所得士皆典麗雅博疑
疑見頭角者是先生之人勝也古稱楚多才湖南正
重離焱發之區文明麗天烜煜下土湘潭實中處洞
庭衡嶽間所產人士率跣跣宕澗無涯浹畔岸畧不
可羈屈先生一意純之以經術約之以德義而猶憚

之以肄習容與文列大家詩宗正雅一時蒸蒸儒業
化被湘南刊弊起衰厥功爲偉是先生之地勝也抑
先生有厚幸者伏遇今上英畧廓清文武二塗併學
宮會大中丞盧躬宣教化將求嶽麓院長亦如祥符
間周式主教事而潭侯趙慨然修舉隱山岸花諸跡
將與先生求復古變今之治先生于是開拓心胸瀟
灑送日間引諸子尋碧泉鳴珂舊里跡文定南軒之
所自講論出入登壺山石塔問陶士行臨江駐節所

與溫嶠王導誓師恢晉者一搦予俯仰落落然橫戈
把筆右赤舄而左鷹揚先生此時自視與韓范周邵
何多讓豈非樂育人才之盛事而太平千載之一時
乎予持此以報潭士潭士再拜進教曰公頌先生洋
灑有辭矣尚猶請所以壽先生者其如何予曰尚書
稽五福先壽傳記言壽必歸大德歸仁者惟德與仁
已見前事毋庸贅先生壯登賢書以制舉文字妙天
下青氈筮仕膂力方剛家居堂上板輿迎皤皤太母

堦前蔚起盡玉樹芝蘭卽人間世備福無以過從此
龍驤虎步歲月增長朝廷將求老成于桓榮張酺之
列異日必有望見先生龐眉皓髮設几杖列東嚮坐
者猶是今日昭潭學舍恂恂無華一廣文公也潭士
其識予言稱三觥滿注以壽請先生舉手受爵無辭

壽李公恕二尹序

代

天子以百里之命寄于邑大夫邑大夫分其寄于丞
與尉尉視令地分稍隔惟丞貳于令視一邑事無不
當省問然苦勢嫌而位逼其才或有所難盡然亦無
憑藉以自媚于人故頌侯聲者無古今遠近一轍至
爲丞吏非甚盛德涵濡于百姓而膏沐于賢士大夫
歲時燕喜歌頌終丞之庭莫得而見焉關西公恕李
君真澹寧君子也丞于潭凡三年潭于湖南當水陸

都會殘劇視列邑十倍潭侯趙公每言公日食嘗十
棄七箸月率無數夕解衣褫眠今公以丞佐趙公事
不墮而勞動絕不咄咄持短長頗意其人沉雄勇毅
負彊忍力者幸相見間低首拱手行步儒者也因詢
其細行皆曰居己約御事靜專不喜言論聒噪口期
期若不甚了而中大了了視人畏傷矜慎與物無町
畦嗟呀緩騎行市若涉冰淵虛己受賢如臨師保予
瞿然起敬曰審如是是有德也夫爲吏以才自見而

人亦見之惟德侶無可見者然其人必隱靜端穆如
養木雞聲色俱寂如扣土鼓華艷不形潭之爲邑侶
以疋人被文繡繒絲中無有也而人實競觀不有君
子以菽粟布帛裹育之潭其有起色而丞其能奏績
乎己酉秋潭邑師友紳士將以八月之望壽李公五
袞而懽予爲詞予謂才人不可壽而德可壽王楊盧
駱其算幾何吏無大小如能率己職爲今上牧養元
元者卽能受山陵岡阜壽考無疆之休漢武初尚奇

石村文集
四十一
卷下
節擇相屢不淑其繼專用石慶家學醇謹有萬石稱
其時諸吏多以嚴酷敗兒寬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
民襁屬輸租不絕夏擢內史攷古證今吾輩居官亦
各自慎所守如何耳守之固上自卿相下迨百司庶
事履其位思盡其道聽于天不聽于人究竟可以完
名可以報君卽可以養生李公爲吏庶幾聞老氏靜
一之說而解喻于春秋大年者予因諸君之請而書
以賀之

壽總戎武振宇五十序

戊申嘉平月朔予治裝北上潭諸君子以壽振宇武
公序爲請僉曰武公魁梧奇偉楚傑也豐頤博體顧
盼咳唾廢千人相恃爲一邑長城此可壽前著績
湖南以廉靜治諸營囂穉庇其德而生聚者幾千家
次鎮瓜州會海氛警江南千里趨捲甲公默受撫軍
節縛取健兒生置嚴城下事定論功贖過得休沐此
可壽或又曰樊噲髮指毗裂項王喑啞叱咤彼壯夫

誠難下人武公與人解紛釋劇赴人緩急約結如不及行步讌會談笑退若僇者其儒行侶段太尉此可壽予亟起應曰今天下無事天子厭鳥盡弓藏方與海內講武觀兵習安攘久治之畧武公今年纔五十何不憇與膂力方剛時爲國家馳驟經營奏四方平定固乃坐臥湘山與諸老人優遊歲月稱觴上壽喁喁爲樂乎諸君子曰否否范少伯才非不及伍胥也而變姓名以陶朱老韓世忠才非不及武穆也乃却

將佐以西湖遊宴終彼范韓者蓋藏其身全其名而養其天年以無訛累于人世者也漢文帝謂李廣曰惜乎子不遇高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廣因數請從大將軍至失道光武謂馬援曰念將軍老恐不勝任援乃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卒蒙謗議不自明夫文帝固深知援臂光武固深知伏波者使兩將軍自愛惜不盡用其材宥以餘年謝侯封乞骸骨何至脫誤生平之業重傷兩主知人之明哉如吾武公今日其材能

足以致身其遇合足以希主其交遊足以取知己而
附通塗磐錯一試鋒刃全收恣潭水以汪洋攬嶽雲
而憩息此不可謂不知時而任運者夫知時則自能
養時任運則自能轉運彭祖大年召公平格由五十
而引養之此可壽此真可壽矣予受詞畢舉酒上祝
曰予因壽武公而始知文帝之知廣光武之知援二
公或不自知也其不自知者何也傷于老不知止也
益知少伯之勝子胥世忠之勝武穆其所以勝者何

也勝于未老而先知止也然則武公方五十而稱壽
固賢于期頤耄艾而稱壽者謂年方長而籌算可預
必也吾因序壽而得養生訣請伸紙濡墨而暢辭以
貽同志焉

壽季咎菴太母楊安人六十序

咎菴是年晉奉天別駕

吾友季咎菴由桂林判累功特晉奉天府治中自南而北經萬餘里奉母楊太安人歸養于常時及丁未除夕泊潭岸扣予廬為別予以歲臘守祀先墓失展待明年人日得咎菴書及所梓壽母一編讀畢敬歎曰異哉母德之隆才之純識之堅當與陵嬰賈母知興廢倡復齊祚者先後爭輝裂諸文人大大聲彰擧此為壽示不朽而乃屑屑敘兒女子悲懼聚散前

沈後揚之論以相掩蓋乎方創初公之殉癸未賊難也太安人翼諸孤伏艸土忍死須臾間是時咎菴雖少然屢冠軍驚座才名籍甚賊大索國中十許日賴太安人保護不及難事定卒語咎菴曰湖南自此將有事汝父死有名能張大父事者惟汝汝重困辱此土無益擇地自蹈勿以予故阻志也咎菴于是踰五嶺周兩粵朱門蓬戶海鷗石虎自此蹭蹬失志者凡數年記辛卯冬咎菴訪予于潭城精舍敝衣垢面固

癯然僧也予航之歸趨見母母抱咎菴痛哭曰兒在吾復何恨予所以盲盲兩目拾遺穗不苟旦夕者恐兒輩志業不遂隳先人遺緒點顏見泉下人耳何憂貧病爲然兒出時遂有以高蹈踪跡媒孽者非俊疑傑危事也去之便咎菴于是負母走夜郎白馬五管六詔間取升斗供養然心鬱鬱常有所未足會師相洪秉鉞開滇黔太安人亟起從臾咎菴曰時至矣爲國爲家爭此一日趨飯命咎菴遂盡生平所學投策

應師相師相大奇之奏置幕下咸用經術佐軍諮艸
露布文彩皆出羣僚右凱旋上功簿咎菴遂以首選
破例得判桂林郡受事六年咎菴純任醴政東走永
衡西走寶僕僕如郵亭旅客居無何廷論察知咎菴
君賢勞可重任晉秩奉天府以本職往太安人又教
咎菴曰吾聞奉天今上股肱郡天下名臣才子稱藪
澤麗區汝果才及年方剛展布經營起吾家衰緒正
在此勿母爲念謂離家萬里而刺刺牽裾不釋者盡

兒女子也咎菴收涕受命不敢言自離潭時特敘本
末縷縷一紙爲予言予報文訖舉酒北望而賀咎菴
曰古今以母德而成其子功名者不可勝數如太安
人才智純美因時密用始脫君于難中解君于危終
夏教君一心顯名于上都重地君才奇太安人成就
君夏奇勤慎遄往勿重叮嚀幸太安人纔六十福力
未艾天祚我皇必將相佐太安人兒齒難老俾咎菴
爲國家培治本根保安孔固于萬斯年也請以予言

爲使臣異日之券

才女天報非是... 太夫人... 壽六十... 依太母... 劉時母弱齡卽代太姑備中饋善撫鹿牀與

續張鹿牀先生太母趙夫人六十序

予客玉山晤鹿牀先生爲庚戌夏其去太母趙六袞之辰已六年所鹿牀念母德積累歲月不自勝亟向所爲乞言一紙慙慙屬予敘予觀其言沉痛隱惻重自悲不遇懼顯揚未遂而無以垂不朽者然予無文無以彰吾母計母以士女行從太君玉鉉公主繼室先是玉鉉公元配某舉二子長鹿牀公次某早失恃依太母劉時母弱齡卽代太姑備中饋善撫鹿牀與

仲弟有慈惠稱踰年趙舉一子次伯仲稱三佳兒母
偕少長一心鞠視凡浴櫛紉縱饗餌之屬勤劬周視
如精氣神附于身無判合久之三子自視亦如毛髮
肢體無痛癢呼吸不關動也玉鉉公性嚴諸兒自定
省外不時接言笑母爲節餐錢具酒菓召諸兒侍一
聆玉鉉公說書史忠孝家言至夜分母色喜然竊視
鹿牀君間有所開發讀書嶷嶷見頭角卽私相勗曰
能大張氏門戶者惟汝用朝繼夕凡閱滄桑緩急卒

瘖茹苦無間也又踰年鹿牀成進士授楚常寧令寧
僻而獰率多窘長吏治數歲母聞兒爲政有聲始就
迎養齋居薄粥慈陰藹然纔及暮會小吏以奏計受
給得過累鹿牀走京師而母已負痛東下迨兒蒙恩
放還寧循例候代而母已還里白髮倚廬皤皤稱六
十觴矣嗟乎天哉造物于鹿牀讀書作官爲報厚薄
何似而鹿牀自視報母德先後厚薄又何佶哉予莊
語從臾鹿牀曰公幼失恃賴母慈教成海內文人居

官俸祿薄奉養無時年週甲子失拜慶燕喜微君負
母此造化小兒負君雖然視天夢夢後當自定今朝
論不次擢賢良前咎非自致誰畸語者急繫麻鞋持
片紙以苦兒心灑孤臣血告天下有性氣人必有爲
太母彰隱德者恩榮褒錫獲一字壽千百世母取僮
父呶嚅吮筆就累萬言無益也鹿牀亟起拊心北望
再拜曰嗣當如君言

祭趙洞門年伯先生文

嗚呼生則榮而死則哀非人情耶骨肉順聚則榮中
道喪折則哀富貴還鄉則榮零落歸首丘則哀又豈
非情耶同道則同樂同樂則同悲宋玉招平賈誼弔
屈伯牙之憶子期平陵蒿里薤露之懷田翟或爲良
朋或爲師弟子歌有思而哭有哀抑又非近情者耶
小子輩之哭先生俱不然夫爲生死而二視者遇也
爲離合貴賤而殊情者鄙也爲良朋師弟而攻中者

悲感愴悼關乎一人猶泥也小子輩之哭先生俱不
然先生功名在朝廷姓字克薄海內外處負東山出
迎司馬坐言起行動罔不宜先生之德業可謂有成
矣官京師廿餘年通究天下之山川風俗讀盡天下
之異書耳目聰明才思周浹牙籤翻跌目送心怡文
士接門如望海洋搖心震魄先生之文章可謂有章
矣交天下巨公才子千百輩如交一人與一人交自
少至老歷成敗得喪無間一心礙者夷之疏者摯之

睚眦背憎涵而揉之賓至輒飲飲輒醉醉輒淋漓歌
嘯詩詞妙麗唱滿長安先生之于友朋可謂有德矣
貧時負米百里外養親無失色艱難經紀諸弟讀書
婚娶皆成立及貴顯千里遺書課子弟植節敦行無
門第慢容先生之孝友可謂有本矣搶攘荆棘時先
皇帝拔之儕輩之中立登臺班兩膺都憲危言讜論
嚴譴不加今皇上獎用老成特晉侍御史不半月捐
館舍塋祭蔭典加意不忘先生之遇主知可謂有終

石村文集
卷下
矣小子輩所以呼天愴地哀鳴烏烏不能已已者念
今日奉新綸措置諸大臣儷長沙爲湖南奠安億萬
姓諸大臣又敷宣一德蚩作夜思併力爲十二城先
雨膏乃不獲乞先生餘年久護朝端爲外臣左提右
挈聞諸大臣垂念先生至太息涕出湖南數州郡億
萬姓思先生至相對失聲小子輩呼天愴地哀鳴烏
烏又何能已何能已如謂先生兩丈夫子中折貽諸
孫無畱物身後婚嫁繁細不完嗚呼悲哉一死一生

反覆雲雨俗情則然如先生交安有是焉側聞在廷
及外諸賢麥舟持贈骨理纏綿銘鐘勒鼎仁後必傳
無爲鄙論獻笑先生

祭鄭太翁若愚先生文

嗚呼人際鼎革易代之會居龍蛇爭鬪之區承簪纓
世胄之隆擁子姓繁興之會而能都華顯康壽考以
封始以贈終求如太翁先生其人者予將申紙濡墨
寫其萬一而又哀興涕落腸轉腹悲卽摘詞而無從
也頗憶太翁休暇家食時先是邑侯長君敏翁來治
潭年餘謀迎養告使行且數月矣及太翁初度之辰
愆期未到侯于是日停治事儼家人禮北望太翁再

拜酒三行于庭誠敬孝愛傳聞涕流越數日太翁至
予同諸子張錦合樂延見太翁豐姿脩髯魁梧奇偉
人傑也踰時侯命諸子佐太翁劇飲夜將半翁起行
酒各前數爵不譁而懽是時視太翁睂張色腴周折
中矩眼光炯炯矚餘人尤飄然神仙中物也久之太
翁喜潭靜平歲無事欲策杖行野侯難之太翁嬉語
曰吾以遺老視潭子遺皆吾子若孫行將問民疾苦
弔死傷訪賢良卓異爲家使者佐一臂不乃愉快耶

後遂有跡太翁善行數告者曰某日行某所施某事
坐某刹提獎某僧某日持酒糗告戒某吏皆諄懃流
出至性其人敬聽佩頌至于今不衰予誌之私慶太
翁老且健飯庶幾扶助邑侯久道之化將俾朝廷獲
收循良考績之效以慰潭人也居無何有白太翁且
臥病予計太翁數持醫藥哺活人又善導引行氣且
有功德及民宜壽命增長不踰月而太翁竟遺棄潭
人蛻去一時父老子弟匆匆勿勿咸卽位哭又屬予

兄弟會哭哭已予謝潭人曰若亦知太翁取于天者
奢而留于後者尚有餘乎方太翁受前代封食祿厚
受今天子官令子敷政南國又豈有聲踰七望八蘭
玉彬森彼視人間世何願不酬何福不備而尚羈縻
紅埃之窟不逍遙白雲之鄉乎予收涕以待徐觀鄭
侯旦晚當應詔扶襯還燕必有來相弔慶者請謝曰
吾翁自北而南宣召公之化甫畢志願今始歸首舊
丘瞻就雲日也天下于是頌侯之孝卽侯之忠太翁

先生決可怡然地下矣

〓

〓



祭石崑崗先生文

歲重光其麗天兮于次乎赤奮若屆南炎之司令兮
會旃蒙與協合虔告朔之明旦兮翳著雍其提格震
天人之遄征兮儼靈化之於赫腸輪轉而腹悲兮心
愠愉而辭拙乃泣湘浦束芻爓脯罷春停謳率儀巷
里匍匐踰趨涕零如雨悲咏載歌抑悼且舞訴我公
之大降兮誕橋陵之帝山踵尸昆之仙趾兮護清涼
之巉關戀蘭芷與玉華兮經重譯而怡顏何爛柯之

瞬息兮蹉跎王質之復還公乃垂英自東壁兮瀉洛
源之靈液登祈仙之廣臺兮盼凌霄之古柏顧嘉嶺
之莪秀兮扳提仲淹于咫尺悵濁世以辭榮兮甕
杜甫之遺宅爾乃徘徊五原之城徙倚百花之塢度
漢庭之恢張慕今茲之廓宇心絳結而躊躇兮靈連
蜷而返顧扣闐闐而雲舉兮整玉軌而徐步將追公
于化邑兮尚逍遙于紫金疑金龍之习化兮尚寄跡
于淵城將辨音于虎邗兮或夷猶于姑射之泓不謂

白雲難著片鶴無侶招揀吉陽之羣俯仰軒轅之里
望烏咽兮泉聲哀喚蒙恬兮悲歌起人景仰夫雕陰
悲不絕于令子某也不才以今準魯荀氏八龍竇家
五碧我公多男挺英維十聲振天衢德冠上邑比世
忠之純懿兮又振振乎彥直較延慶之令聞兮夏繩
繩于光世垂棠蔭于湖南兮盼遐飛乎雙鳥史搢筆
而流芳兮乘綴美而磨石雖振古其凜生氣兮公何
不妥夫窀穸

哀止一門烏足惜吾兄其忍捐今上溫綸特授鬱林
蒼梧崑崙之重任不一瞻戀乎其忍置廣源海徼谿
崗諸蠻民之愛戴不一撫循乎其忍棄將士淒風冷
月蠻鄉瘴嶺之饑飽寒暄不一省視乎吾兄如忍此
其遺棄某弟何疑嗚呼痛哉某俯而思悵然遠望約
畧吾兄生平功烈决知今日軒舉含笑在帝左右無
疑矣公年少時提三尺劔躡風雲從真人起萬里外
西征南伐所向無前繼乃還定中原整元戎驅逐五

嶺百粵間垂聲名竹帛跡其豐功不伐佀大樹敢入
無前佀伏波潔己清操用兵誓不妄殺佀曹武惠天
子嚴甄別手註全將軍爲海內武功第一人海內凜
凜公生氣不沒茲卽旦暮死猶賢于曹蜍李志輩生
也某罷駑不免兒女涕泣撫棺一痛者念吾兄丈夫
子倜儻負大志內和外輯荷負國家事稱可兒今主
眷甚渥旦晚當以敘蔭授節洽羣師庶幾阿翁神靈
赫濯將與衛公武威武襄諸名賢變現白州銅柱間

保西南數千里無恙某雖老又當拭淚洗目百拜且
弔而夏以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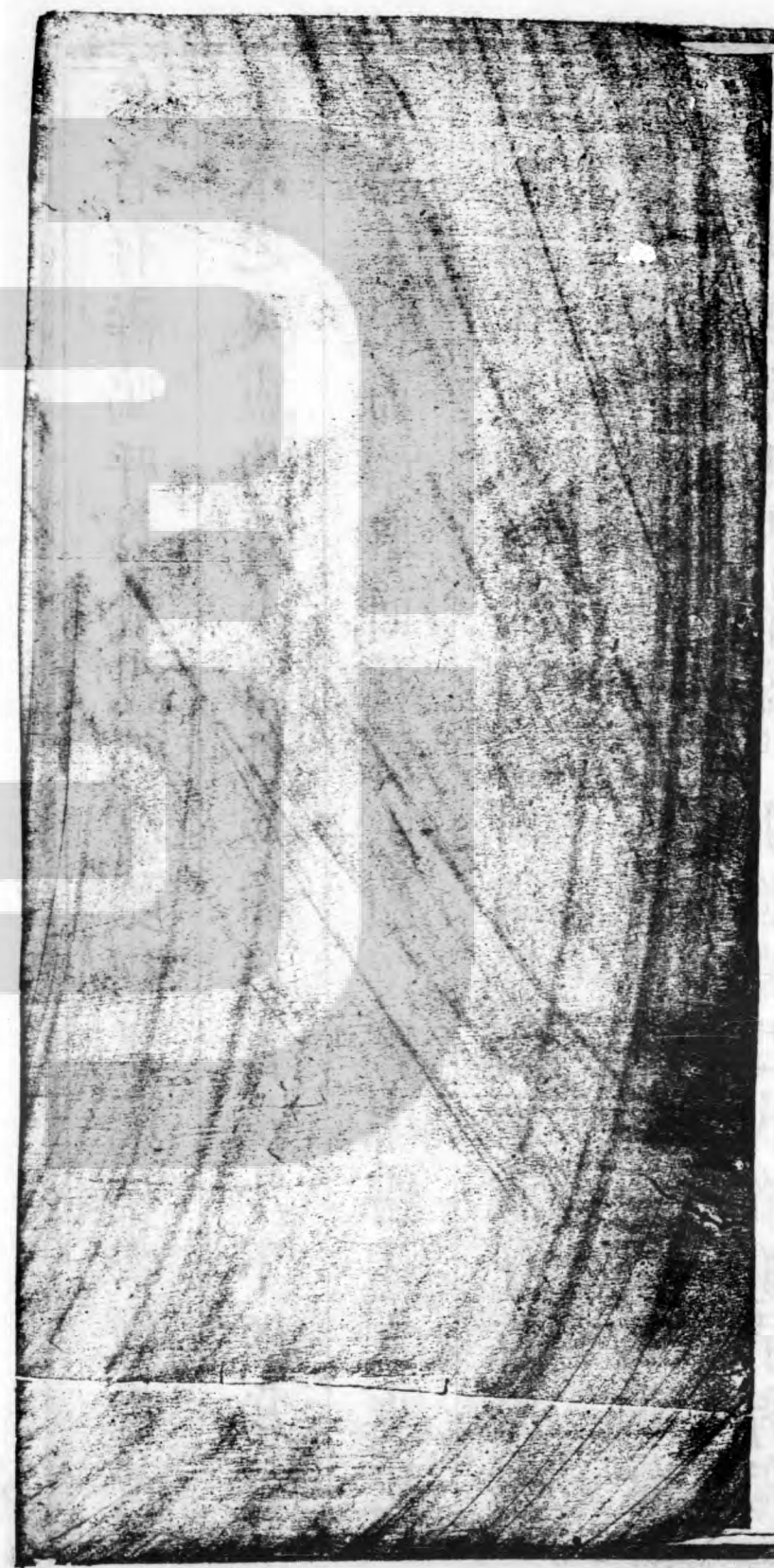
祭石見五文

茫茫吹萬誰判通塞勞夢生存冥歸守默時危命賤
觚項踴距有覺達人妥幽不惑惟君之生葆孕百福
麟趾鳳胎覽輝華族幙地席天蕩胸擴目手摘星辰
下視樸遯一往呈能纖疑去腹自稱孤疚踊悼心勞
納交滿座用下埤高燕京吳越結佩賢豪聲生勢長
接系風騷羸金齟齬吐唾毫毛絲繡平原壺飧綈袍
倏丁潰亂挺掎矢激汗漫洞庭吞天陷日風濤相厖

中作霹靂行迷二妃赭山大索君視海鷗願猶順逆
呼天祈佛澹寧神魄擾龍馴虎不失寸尺豁然無諍
曷有怵恤迨君中道行方智圓八八位中用遜守謙
侍母山間取酒烹鮮強半齋食輔慈棲禪摩顏依膝
用佐飧眠或時除徑村侶纏綿濁醪雞黍語笑衝烟
流傳井里譽慕仁賢君有二難階除森秀湖上掄英
降心求舊思風言泉滌穢滅臭擅場揮斤鳳樓絕構
拙匠旁觀縮手雙袖君心欣然守中受祐符契要道

仁者有壽嗚呼哀哉視天夢夢德星蒙埃犧罇青黃
維木之災靈均賈少當世疲駘自古長沙不願爲材
歷今千祀而始昭回君沮志願薄霧驅雷述文垂史
以耀將來乃如吾人相憐同調歷劫逝波身首紛漂
奇君西歸日時蜚料偈洞人天囑窺要妙英嗣振世
追風神驃白馬素車盈門朗照冀君歆格顧予窈窕
霞舉軒軒不嘖以笑

賢學神神不地以矣



祭趙年伯母張太夫人文

嗚呼漸漸靈麓苒苒始秋英英白雲厭厭黃疇于時
 太母北歸首丘爰集同譜溯游湘浦一束生芻告哀
 靈戶告哀伊何湖南自今母德覃厚為名臣婦為文
 人母畧微微鉅用彰不朽始自方州時維權璫摧剛
 為柔先生凝然石虎海鷗太母佐之貞順好逮陶勤
 孟朴須友林丘時維革命霧驅羣匹側足窘步雞驚
 禽失先生炯然終風慧日太母佐之矩矱秩秩嬰廢

石村文集
卷下
陵興百不差一時維總憲沸羹蝸蟻人瞻麟鳳乃在
瀟湘先生毅然抑陰扶陽太母佐之告夜焚香闕門
整笏以先起行嗚呼悲哉太母之績贊相君子有銘
有誄國乘石史我人告哀不寧惟是我哀如何其在
丙戌南譜蜚英羣心北望趙氏連城百川倒海五味
調羹劔看龍化鳥和鳴嚶母心豫合亦如先生後有
窮猿哀投邦里太母撫之傾筐倒屣謂兒諦交鼓歌
燕喜念此涕零斯人屯否其在癸巳湖湘騰波猗龍

哮虎劔戟網羅慄蹂毛羽安用斧柯先生秉憲一月
三捷衡嶽雲開洞庭波摺實惟太母拯淪擊楫漢錮
秦灰千里不劫天清地寧萬古奕葉其在稀齡母悟
證空維揚明月易水瀟風化城空果仲子偕通雙輪
南返影息震東慙遺元老二難扶躬汾陽聲妓房杜
賓從鸞鳳仙杏絲管冥鴻近茲感愴悒悒忡忡若乃
母儀維百載書勒石伯也吾友支牀雞骨戎死嶠生
哀踰疇昔黃麻粉藻經史窟宅香案螭頭龍光咫尺

拽彩焚黃自天題碧太母懽然應懈窳窳嗚呼哀哉
尚饗

祭長沙司李元配胡夫人文

夫何長沙之多涕兮運終古而曖昧天不予以揆正
兮陰與陽其遞代謂湘娥之祀黃陵兮鬱風雨而長
瘁卽女頰之嬋媛兮延佇玉筥以永愾屯玉軼其行
麓野兮愁荏苒乎秋旻委嫫媿光于星域兮啼凝竹乎
湘濱固好修之易替兮恫獨侘傺乎夫人邇秉靈自
仙宅兮跡羅浮之廣野延大鵬其無垠兮登眺海山
以抒寫接慈陰于洛迦兮悟正修之般若惟夫人其

秉姱節兮養世美于娥娟相君子而匡正兮媿順好
于前賢高揚風于香亭兮卑不襲臭于花田雖千里
其折玉兮豈思蛻跡于歸猿乃我公之永離兮正鞅
掌于黃鵠累鸚鵡之遺賢兮怙悵白雲于隱曲豈意
鸞凰之中逝兮先厭濁世而辭俗將周薄于洞庭兮
溘埃風而從二妃中絪結而難改兮跪敷衽而陳諫
冀帝招其申訴兮隨夷溷而變饑悲陷胸而腸斷兮
兔夕掩而上馳我公返自蒼筤兮聽吹香之飄忽疑

鳳亭之遺音兮將駕韶踪于聳翠憶安期之濱海兮
靈藥遠而難揭無葛洪之丹砂兮躊躇鮑靚之煮石
聞何姑之憇彼都兮授神人而餌雲母何長沙之獨
有此山兮紫氣浮而北守夫人其胎息于靈化兮殆
寓目乎九有固蟬蛻于湘山兮仍迴視于丘首走不
知其猶太息兮念我公之慘傷德耀杳而少竝兮隱
之潔而難勦月將沉于湘浦兮花已謝于秋瀼慚文
德之麗筆兮望海汨汨而難量酌潭漿以比潔兮俯

陳哀而詞拙謂招魂之在楚兮夢羣起而聲咽夫人
聞而願解兮雲中舉而歸悅

祭史邑侯太母文

夫何零霜之暫結兮殞湘江之落葉悼羣心之交感
兮悲秋聲于永夕乃慈侯之失恃兮嗟衆母之歸室
哀弱子之牽裳兮比諸孫之啣恤又焉取夫宋王之
招魂兮與江淹之彩筆乃憫我侯而陳辭兮賦遂初
之已違憎愠愉而絳結兮鵬騫舉而翼垂附九霄之
南遊兮嗟故鄉之仳儻思負母其遠徙兮假一枝而
暫棲旅蜩鳩而比德兮寧辭枋榆而去之爰駕六龍

乃驤四馬衝洞庭之長風凌衡麓之廣野時寄慨于
白雲假爭指乎大厦敬睠清湘就養下邑人慶有家
公嗟何及良士瞿瞿征夫繫繫有子劬勞于彼原隰
載馳載驅一月三十曷有晨昏母手偕執自母之瘡
侯心孔疚醫藥卜筮羣謀敢後有吏喧呼上符雨驟
離膝行舟膠膈信宿子望廬而腸轉母繫帆而命促
停江上之歸舟掩牀頭之靈兔礙勞吏之鼯聲嗟富
媪之不又嗚呼悲哉謂菽水之鮮懽兮冀鼎養之列

榮盼首丘之難返兮思弧矢之貽芬何廉吏之不可
爲兮終原憲之窶貧孤鴈南翔而北望兮倦飛嘹唳
夫秋旻稽種放之聚徒兮尚隱遯乎慈訓乃士行之
惜陰兮正愜適乎母命追李密之陳表兮悲不可以
自任推元直之還里兮謹護惜夫方寸時遇通而或
塞兮理執愆而或順厄乖蹇之攻中兮天道孰予以
揆正睇母儀之足式兮謦不愧夫前賢範令子以軌
一兮沒將傳其遺言湘不春而巷謳兮走揚風而代

編亂曰鶴依華表兮鴻飛遵渚瞻望永懷兮母逝湘
土俟河清兮無悔還北首兮終古靈連蜷兮壽宮愴
將起兮雲舉

自對... 五對... 六對... 七對... 八對... 九對... 十對... 十一對... 十二對... 十三對... 十四對... 十五對... 十六對... 十七對... 十八對... 十九對... 二十對... 二十一對... 二十二對... 二十三對... 二十四對... 二十五對... 二十六對... 二十七對... 二十八對... 二十九對... 三十對... 三十一對... 三十二對... 三十三對... 三十四對... 三十五對... 三十六對... 三十七對... 三十八對... 三十九對... 四十對... 四十一對... 四十二對... 四十三對... 四十四對... 四十五對... 四十六對... 四十七對... 四十八對... 四十九對... 五十對... 五十一對... 五十二對... 五十三對... 五十四對... 五十五對... 五十六對... 五十七對... 五十八對... 五十九對... 六十對... 六十一對... 六十二對... 六十三對... 六十四對... 六十五對... 六十六對... 六十七對... 六十八對... 六十九對... 七十對... 七十一對... 七十二對... 七十三對... 七十四對... 七十五對... 七十六對... 七十七對... 七十八對... 七十九對... 八十對... 八十一對... 八十二對... 八十三對... 八十四對... 八十五對... 八十六對... 八十七對... 八十八對... 八十九對... 九十對... 九十一對... 九十二對... 九十三對... 九十四對... 九十五對... 九十六對... 九十七對... 九十八對... 九十九對... 一百對...

楊仲先誌銘

長沙故人楊九仲先諱德遠歲丁亥七月二十五日
偕妻陳同日卒有友人吳愷李錚渴莖之是年春予
避亂去楊子二百里許不獲與吳李會莖哭明年訃
音到予七月祀先日始得哭楊子以詩楊子有丈夫
子一先三年逝又自李子赴莖外亦莫有一人會哭
者故莖月日及山扞向都不具其時少好事卒無以
銘予遷徙數月迄甲午三月始追哭楊子于衡山西

村館舍爲告誌以銘誌曰楊子性坦坦迤迤不矜完
好解繩削礪而無涯岸大翫于時而息于機侶有得
者行九自身以上凡八人所自出歿亦莫繇考記楊
之先世繫籍燕之彭城自三世祖某以方伯客長沙
因家焉相傳長衢坊額有父子尚書兄弟方伯者卽
其家譜也自其父某好揮金始鬻阿祖居今長郡所
置督學司其故址也楊子生十餘齡卽善屬文辭出
童子試特拔受廩餼自是每試輒前九困塲屋不輟

亦小無愠愉予自辛未以舉子業締交楊子楊子越
素所締交者獨折心予一句一字一出入啼笑晨夕
必數唐辰築茅椽與予擇南湖別野夾居楊子挾其
徒子夜讀罷歌呼出籬外予與王子玉社讀罷自山
樓弄琴送音過艸堂每花晨月夕笑語兩相接興盡
乃伏枕起視晨星落落矣癸未予還潭楊子返西河
三數年中問楊子猶籍籍人齒牙間逮丙戌予舉于
鄉楊子例得歲貢士一日撫予曰天下事止此矣勿

復言明年長沙陷及秋楊子死記死日迄屬筆爲誌
銘之日凡七載中間無間四五宵不夢見楊子形聲
遞送寐交酷親倏若忘其人間世真無復此一人者
是耶非耶再來緣耶予憊矣偷視息強半憶君甚不
憊詳思流覽一涉而得所著史辨始周平五年迄明
崇禎十七年爲十卷藏李錞家著太微經六卷凡言
乾象休咎奇禽之秘二書存亾不可知記君曾取馮
子皇極經世書正缺元會運世算法十版盡一夜鈎

索推補異時質刊本無累黍差真異資也後來夢君
有如江淹探得郭璞彩筆事許以餘慧補予鈍撥予
懶及年方剛了一二著作當奉君蘇大後身之語旦
暮努力矣語咽望重屬以銘銘曰
龜筮格耶上下旁流誰從適耶伯鸞東野將焉求耶
守舊丘耶歷九洲耶將伯助予毋貽叩憂

王賡拜同年誌銘

國制敘世講有禁丙闈停廢而王子廷對以同年賡拜之塋涕泣請爲銘猶溯世好而違國禁也敢不戒敢不戒雖然廷對不請予已重哀賡拜而疑王氏失報天人之故俱不能無言語曰天道無親長與善人其信然耶又曰仁者必有後仁者必有壽其果不信然否耶王氏歷溯于潭爲望族凡高曾以上出田間稱忠謹長者自大父道行用一經起家傳王父憲字

景維嶄嶄見頭角累舉不第晚成歲進士然以材智致資累千金課五子俱秀杰有聲光會國變湖南以丙戌舉鄉試賡拜元颺遂與二兄元兆同榜成孝廉或曰天與善人是耶非耶越己丑寇踞潭清師襲寇屠潭城血喋隍堞計王氏父子弟殺幾盡獨賡拜遇邏者倒戈翼蔽全體完好出脫輪刀陣上如仙源異人人謂王氏幾絕復續所云仁者必有後又豈非是耶越十數年賡拜就市居閉一廬手一罇隣人扣

門至惟引滿取醉不交涉世事一語人謂賡拜義皇上人宜躋壽禔福不踰年賡拜病背疽酸楚兩月卒所云仁者必有壽其又信然乎否耶嗟乎異哉必可恃者天至天不可恃問之人可信者人至人不可信復問之天天人俱無據而至屈吾言以妥諸九幽其又可恃而信耶抑又非然耶賡拜諱元颺行五季若干子女若干歿某年月日葬某年月日其同年石村金臺揮涕磨石而繫以銘銘曰

才如賈誼而名黯發忠如范增而遭棄廢乃如斯人
俱疽發背今君之亾亦又其類曷往從之除煩滌愁

王山長元配周孺人誌銘

甲申七月山長元配周君折于病予往憫之因及山
長悉配君前事涕泗下不輟予乃暢論女子必不俗
不妬如配君無愧山長竟用予言爲狀往復思配君
果無愧者狀成屬予銘予仍以其言思服配君而不
敢辭嗚呼予閱交朋友多矣世間一二奇男子性情
高决縱浪酒朋山水間棲梧吟月指點銀瓶幙天席
地有侶超超李狂陶逸也移時入家人語歎聲來譁

聲作憤怒填胸臆大不稱揖佳客坐杯茗浮濁驅僕
婢醪菽箸盞雜沓應伏大失賢豪長者歡又不稱此
奇男子亦遂淹淹庭除如浮瓜敗絮斬福斷慧彼天
亦若巧置是屬剗嚙奇人韻士者世無樓護李陽小
令憚約此無奈何也而配君不然配君生于五玉謝
公謝潭中世族養于世開周公周又世族也年十八
適山長是時山長又蚤第配君不以族亦不以貴端
敬事山長成天下奇男子而自娟娟抑抑束飾成一

女子者記余一日過山長座次談詩文良久命凡出
字畫點定配君佐治茗香清芬沁髓移時不差聲不
揚意不闌左右靜治如空齋僧舍吾不知配君此時
意態何侶觀山長起坐吟嘯寬閒永日家居時如山
水酒朋縱浪時也嗚呼此可以知配君矣山長稱靈
慧間出然猶遜心內愧配君山長時紛率薄怒對配
君和光融融怒輒釋山長囊輸金盡窮居低窘時寄
歎配君爲脫簪珥資治瀟灑有餘歎怨不能生其他

孝親慈下妯娌大小和好姻睦配君一一任之不以累山長以故山長得自恣意清緣異福極無所不達癸未山長客南都置媵阻兵未歸配君責山長曰柰何女子以身許君忍令不歸今年六月山長置侍兒會配君病猶支牀語曰我當起迎渠以憫乃女嗚呼妬至此化矣淨矣予乃信女子妬生于俗故不俗較不妬尤難平日嗔貧鬪富纖屑爭較不畱戀光景便是終身專房錮寵不情不趣極惱狼根胎王夷甫妻

以錢繞牀使不得舉足阮宣武妻舉婢取刀斫桃華豈非俗哉而妬滋甚嗚呼世稱士君子不俗者鮮矣而獨不畜乎配君配君雖芳齡尤識出處大節上年賊寇潭僞徵羅山長配君淚墮輿中悲含枕上山長遜還山配君持山長泣吾寧效孟光少君所爲山長云同伴女兒無知者嗚呼此尤天下丈夫子庸有不知者况同伴乎又敢以不妬不俗了配君乎配君生甲子年九月初一卒甲申年七月初三年二十有一

石村文集
卷一
十八適山長生子一母孫先母三日逝貽女一從祖
命夏名貽配君卒以戒嚴議速葬葬一月始追狀議
銘嗟乎婦人非德容端厚引人思慕愛戀誰追狀又
追銘者銘曰
光如旭溫如玉秋盡潭空月沉湘綠孺人存難乎其
屬孺人亾難乎其續

募修南嶽九龍寺疏

楚之山莫尊于衡衡莫靈于水水莫奇于九龍益其
地四山簇拱九水環之滙爲二渠左右夾出以達于
寺門之前前砥一橋衆流活活遊人過此層索而上
藏經閣則奔濤巨浸汪洋波萬頃汨汨震蕩心目也出
而憩橋端聽鳥鳴松籟又渺冥寂歷冷然使人解頤
矣予癸巳一宿其處距今且十年今者住僧永明忽
來告予曰岳自前年遭龍怪四潰漂沒九龍又甚夜

半水湧至萬丈幾嚙殿閣如有物負巨石長廣千尋
護寺前以殺水勢龍遂偃蹇去時傾險者僅常馱樓
耳賴邑人楊氏新之今又數年竝大殿廊廡亦浸壞
矣僧不乞修無以存舊跡不徧乞四方檀那無以宏
新規敬持冊以告于同學唐公魏子魏子曰九龍洵
稱古刹矣予惜未一遊其地不能宣境界盛美以誇
于國人而勸之修頗憶郭公幼隗嘗嘗爲予言甚悉
予題其端汝其索郭公爲委曲圖示以畢吾說予報

魏子曰顧虎頭維摩一具註施百萬卽予弁儷數百
言爲值幾何因相與大笑濡筆追咎遊感近事疾起
書冊付永明以告于諸檀

南嶽觀音巖募疏

湖上山川多奇麗衡夏推五嶽之一誇山于衡猶之
爭析薪于鄧林揚尺波于海若也廬以匡名湖以鼎
名茅君以名其山嚴陵以名其瀨豈非山川以人重
人不以山川重乎衡峯七十有二而顯跡不一其較
著者古高臺寺爲先賢念菴羅先生住足處石林青
壁神采燁然後人沿其舊趾稍夷而剝之名觀音寺
居久之寺又頽今行者某宏規重構謀擴而新之用

以嗣羅君之燈使不晦茲土而顯衡山之靈也予謂
念菴禪寂殆百餘年華果捏空了無住着而攷蹟者
乃欲追其鶴飛杯渡于白雲空谷之間能使壞而復
成空而復住持此爍迦邏心證入金剛不壞便謂念
菴茲山亦如匡廬巖瀨諸異蹟相傳終古也先生再
來許我耶請持此疏詣衡人及遊衡之人一切有情
世間再拜而訂之

重修開利寺募疏

代邑侯作

予奉令以名法宣吏治以仁義禮樂教萬民以士農
工賈男耕女織勸風俗有不率者誘迪之有崇奇淫
務浮屠說者吾持王命禁斥之一日魏翁唐公以開
利寺本末前告曰寺創始不詳何代所存古碑載唐
貞觀二年重修至今殆千餘載潭物久遠莫甚于斯
一奇也寺高十丈大士高七丈往年棟欹矣忽一夕
風雷震惛明旦視其宇如舊一奇也唐黃巢亂土人

率子姓數十匿佛身中賊見有淚從佛目下注心動
轉兵衆賴以活至今近地數姓多能傳述而遠近瞻
仰大士得渡兵王獄難者無算一奇也今又數百年
風雨剝蝕椽瓦不完丹堊基級取材與陶衆實悲愍
敢告大夫予起敬謝唐公曰國有典禮邑雖小不廢
夫能爲百姓救災捍禦精靈流千百歲不震不動不
騫不崩者聖教之助王化之資也吾將率潭人告新
廟貌如貞觀故事非崇浮屠而進奇淫也將爲百姓

祈福而行古道也是爲序

募修唐興寺疏

石塔寺本于儼大師銘于劉禹錫夏唐興二字于褚
遂良遞廢叠修迄于今將千年自吾寓目曾有千尋
濃陰茂樹傍有黃葉亭搔首樓潭八景中所傳烟寺
晚鐘者是其處也連年兵燹頽唐後殿故物猶存比
來一二住僧又葺而完之殿之中闈人劉氏構一閣
祀準提佛母閣半就而劉棄世功且停乃者居民被
火延燒後殿一空諸有惟準提閣以一二人力得不

燬予經其處閣僅支數椽破壁與號風怒雨相敵不
亟修則現在功德盡墮瓦礫灰燼中可悲也住僧彙
如倉卒速予疏而欲哀號于國中有願使唐興古寺
不終空壞者請自修閣始閣成亟扶劫後諸佛使不
蝕風雨而後隨議修殿以觀厥成吾知祝融回祿有
知必且湧金航海胥與諸佛菩薩佑靈異而求懺悔
矣

募修唐興寺前殿疏

唐興寺蒙災後閱二日卽有具冊來白者中殿住僧
彙如也中殿存者半須兩广翼之今已終始舊願者
儘不乏人此來取疏則住僧達鑱欲鼎建前殿竟從
一片瓦礫灰燼中作巍峩金碧想其願力宏而施用
較巨予赧然屬筆而未嘗不怛怛心戰也夫潭以西
事爬搔伊鬱無大小貴賤負擔纒屬惟後至空乏是
虞而橫興土木得毋侈乎有教予者曰潭之室廬罔

不廢缺而梵刹宏厰麗緻如初潭之人民或餒饑凍
皴而佛子色相身容種種完好則是潭人不自度而
先度人耶則是潭人菲衣惡食而孝鬼神耶劉毅家
無儋石而一擲百萬顧虎頭畫維摩一具而註施百
萬夫劉以膽勝而顧以才勝予無才而銷膽已久安
知不有度人孝神如菩薩發心聖賢實行自今日考
哉師往矣金碧巍峩適觀成于錦灣石塔之間矣

募修真武殿疏

潭之有石塔石塔之有真武殿扼上流奔濤洶湧而
滙其衝如人之以兩手捍頭目使一邑安土福利無
遷徙蕩潰蓋瀟蒸之聚而百靈生氣之所都也故事
潭人以元旦竭國中各持瓣香而虔致拜祝于真
武殿中凡貴賤大小蜂屯蟻聚求一拜跪淨地不可
得至入門望神一揖而去自疑以爲褻而偏窄實甚
神雖憑依之然亦不能無怨恫于其間也住僧名知

還負病且老宜休沐自恣乃發弘願鼎建大殿擴其
土宇盡撤而新之費浩而工劇此其勢不可以無助
持冊走告國中等慈行乞隨分註施其土著者必曰
湘流千里而滌洞瀆礮于廻瀾一柱蒙庥襲蔭神實
司之是宜助其流寓者亦曰潭江旺氣族聚沿江而
下十里許行商末富神實生我是宜助卽停輕帆而
泊江渚者又曰潭上控閩粵而下盡江南美材異物
歲月梯航神不須吾而吾須神今新廟貌而開物寶
天人協應是宜助如是助之者衆而主之者有住僧
精辨運算于其中吾知百萬之註不須顧虎頭捨宅
之施不須李北海巍峩金碧在彈指間矣

懺心寺募疏

李岫巖先生以一代鳳麟作法門龍象壯年有省乞
養還潭爰卜瞻嶽門西創建懺心禪寺位殊寥濶製
又精嚴疎林野圃人過竹院逢僧流水橫塘源向春
城覓路久櫻壞劫彌隱祇園金碧銅尊盡掩蒙塵之
目此儔佛子偕堅忍辱之行有道法嗣某來自芝崗
住錫茲土欲因舊址稍葺新規亦知空盡難成未必
輪膠不轉斯願廣大資語宣傳某甲不說法不設比

譬請就此寺實證一義曰吾與汝等諦觀岫嶺公亭
圍門館青青蓬艸幾叢田里荒林幾莽塚上柏大幾
圍而今不腐敗消沉者獨此寺乃知李北海陸魯望
米元章捨宅捨身有大知識在悟此不發信心者云
何

海會菴募修右廊疏

潭之有禪院自海會菴始也潭之有禪宗自璞中大
師始也大師童年薙落性專寂不苟言笑不喜近熱
鬧門庭其時潭衲子波波叱叱驚生事家業師獨端
居絕俗心求所爲禪定者而皈嚮之會無學和尚振
錫南來上荆紫見璞師契合曰汝法器也湖南傳燈
端繫子爲授衣具還海會自是潭衲子始昕昕知有
戒律矣經十餘年宗風南唱所在蠢聚分門承廩以

棒喝行者徧郡邑璞師惕惕懼其野而亂宗也爰是
息芝崗踰南海歷吳經越徧叅禪德後乃得法于龍
池禹門萬和尚爲天童老人嫡孫密證潛修刊落枝
葉于時陽羨巨卿蔣公曜邵公廷臯啓請住大聖徐
公奉階啓請住潮音俱謝不可曰某南嶽法種也吾
道且圖南越辛亥璞師果返潭白頭玉貌目光爛然
與人不謎語煩言言卽發蒙捲霧咸仰真有道者一
日周行菴苑詫然曰吾創此法堂幾二十年迄今左

廊具而缺其右福果不完無以輯衆如功行何備一
冊命知言者綴詞白善檀等慈行丐大小註施吾謂
海會實地化成蓮域在現前璞大師具足實行引人
立不動轉地一切信人捐貲助修出朽宅登大乘又
勝妙實功寧有眼耳邊事不勇猛成就圖作長住主
人而捕逐風影揮擲金錢甘等勞勞郵亭客子乎吾
知邠坻長者不轉瞬而遇祇園勝地不踰時而有金
矣



關帝殿募修疏

潭城菴刹無慮百十數其巍然高而麗者關夫子三
殿稱巨觀焉殿當平政橋之右吞山醮波如巨人立
形家謂自錦灣逆湍瀉而下注至此爲一折而殿適
扼之其勢于沿江一帶爲受水使住于城以內爲遮
護背脇使來水不冲今其址經廿祀而垣瓦不葺風
雨燥溼朽蠹日滋及時不修無論無以供關夫子聲
靈赫濯使不墜而湘之人其不能有嗟峨一柱挽廻

石村文集
瀾而雄巨鎮也何利之與有住僧德然惕然萌于心
告于神而不敢謀于衆也若曰此大勝因創者難修
者頗不易毋動爲大葺之覆之蛙則易之敝則植之
垣以繚之聖佛莓苔丹堊金碧使完好之小補苴焉
期不隳不期麗也予勗之曰汝第負冊往寰應張公
亦人耳眼前豈無具大勇猛如乃公者而官令邠坻
擅美不嗣乎此殿重興潭人必將光華氣象歲時邀
相助于關夫子矣

募修華林寺疏

古華林寺善覺禪師所開法場也師于林麓間七步
一振錫常念觀世音遂有大空小空二虎出稱上首
丞相裴休來謁呼出侍之今師遊將千年林間榛莽
不復見天子夜虎聲時聞咆哮行僧刊權謀舊址而
大新之燃祖燈于緒微振錫飛于麓埜將母大覺老
人有再來闡宗者乎獐虎得母有夜深求懺者乎大
士得母有現身悲度者乎吾觀世界不乏普門品經

衲子不少念佛肉口華林不在海上普陀持此實義
以白檀那度有背者師詰曰彼大小空儼然虎也而
皈若是汝爪生髮長眉橫鼻豎不向這裏覓畔岸夏
作麼生覺老人當盡現鬼神天龍處處感護而贊予
意

募修石江寺疏

衲子爲諸佛菩薩募修行乞與在家人波波叱叱爲
妻孥治宮室田園人情也吾友三益大解悟人卽不
然三益少時以才智受知名公卿時詘輒遜寂無聞
知率二子力田將老而自齋居學道如南安梁碭者
流前年行石江寺見寺有佛尚完好獨十八羅漢與
帝馱將墮壞心動欲新之矢願不謀諸僧以身作募
走白諸所知有心人人篤信三益果踴躍于信僧也

不踰年二願成丹堊金碧劃然大觀茲復白予曰此寺往歲罹祝融殿角半燬仗佛慈力反風火滅今雖措摺補綴無以垂久吾仍以有髮頭陀堅立四十八願結四十八人人各二金劇錢鼎建具一冊凡銖兩累黍皆記無微塵耗失無汎濫乞施無二手恣意出入殿成奉安新妙諸相庶幾諸劫歷盡有成住無壞空予曰吾鄉多長者凡遇一善行人做漏莓苔且不忍而忍令殿中諸好相旣裝嚴之鮮覆蓋之其何自

滿前願乎三益勉旃以我待僧以在家募修寺勝于李北海陸魯望捨宅爲寺之因福德殊等矣

募修東岑菴疏

持瓢笠而南遊者必向往衡岳由衡岳經中山九龍
而遊者必識知寒濤大師濤師卓錫棲衡峯之陰涵
雲烟踏泉石以筆墨霑接遠近人士者閱三十年許
壬寅之冬有族子白濤師自卜東霧家山之隈住杖
茲土予怪之久之又來白曰已結茅闢蕪于此兩度
春秋矣益怪之所以者何東山屬吾家僻壤環而居
者族子姓及其鄉居民皆愿而貧濤師非有所建立

卽不能容衆誰當郊坻能主此事者今二月末濤師策杖叩吾門予當頭詰曰不住岳住此山云何師曰衡岳自是今終南捷徑比門戶子用茶笋生活又諍鬪場也此地去岳不百里層巒曲沼林木蓊蔚人無僻回吾寧望岳不須長住也于是具冊作募馳告國都人士土木之材若干甃甃之用若干工師之費若干無知與不知皆曰濤師生平好儒弄柔翰住岳喜開門接待天下遊士今老而募凡其註施亦以云報也濤師笑謝南山望東岑閒閒而去

募修檀香佛疏

踈居小圃時有聲閣閣然自辰達酉如悲如訴呼號
周道者出扣之知其爲僧照林也問其自知爲兗州
靈音寺頭陀也問其募云何云須檀香七百斤也問
須此何爲云有願脩釋迦觀音帝馱各一軀航歸彼
土也客有難者曰檀來自粵經自潭貨非地出誰覓
此材以施于彼不如乞施貲財便又有難者曰計銀
之施如檀之數不下幾百十誰是邠坻得滿斯願不

如隨順註施自十至兩若錢稱心爲便又有難者曰
以銀易檀銀之施主無筭藏檀之家有筭誰司出納
計估值而會其成不如置冊歛銀主之施而附販檀
之家銀如檀數則已爲便然又有難者曰僧自東徧
而來越水陸數千里自客冬初迄今春仲越時已二
季僧十步一稽首無隆冬苦雪俱出計環潭內外此
百數十日已億萬叩頭然不曾遇一發心檀那持一
瓣檀香片子豈因緣時節偶有未至與抑天龍鬼神
或猶未卽感應耶予曰然頭陀悲涕自責亦曰然

三官殿募脩大佛疏

儒宗孔子釋宗世尊玄宗老子由來矣祀三官者疑于玄不知其始于何時觀其凝旒端冕垂紳正笏儼然帝也至于帝卽莫不知所以尊之矣旣莫不尊之則凡吾儒之徒與空玄方外之屬罔不仰戴天而卑載地服食水土而報功德疑尊三官同于尊孔子老子與世尊也吳郡諸君大建三官刹宇延行僧某主祀殿前三像金碧爛然而後殿宏麗空濶住僧謂當

像大佛一尊以無失佛子本旨木身全具裝妍闕如
持冊乞言以白衆衆人頗疑貳于帝而專事佛者予
解喻之曰我聞如來說法凡天神地神山水諸神皆
來諦聽佛亦有言凡善男子非大脩證不得轉帝釋
天身然則不見如來不聞真法要欲卽攝心事三官
大帝其道無由聞是說者便應豁然瞻仰立現大法
王身湧金蓮座俾居士比丘等衆與諸天王同會菩
提道場矣

募修龍安山三仙女像疏

佛以色求我爲行邪道老氏以吾有身爲大患夫佛
老生而不樂有色身及其歿而求佛老者又雕鏤繡
彩必欲以色身事之是惑也龍安山三仙女祠自癸
未迄己丑落盡金碧鐵質頽然住僧慧朗欲募衆檀
一綴而新之疑于仙已蛻形僧庸相祀于理未亮者
予曰佛有不生滅義劫有成住壞空此三仙身往者
不生是壞空因今者不滅是成住果若人能具金剛

不壞眼方識金剛不壞身度不爾者見像作佛是真
實行修佛獲福是明了義僧具冊往暢宣斯義

募刻金剛經併二時功課疏

楚南物力匱絕矣斗米易一錢不值悉索中人產又
無擔石儲金粟具斃公私困竭此真諸佛菩薩低眉
悲憫衆生之日矣遑忍向愁歎化儻人說福利求佈
施哉苦行頭陀普濟自西寧走二百里風雨中囊一
冊問予于石村僧舍爲言有願刻金剛經及二時功
課精本傳世請募引以行予合十謝曰先臣馮道對
耶律德光云此時佛出也救不得况文字得頌求人

割截身體乎頭陀曰經言七寶佈施不如持誦此經
一句一偈其福勝彼又功課爲一切佛子四時蚤晚
所宣揚是義廣大彌滿虛空終無變壞我願不退公
無吝辭予因憶度人經云三界之上四種天民多是
歷代聖君賢相所居如浩劫交周法當成住此俱天
人復降人間乃者王侯將相焱起環列如轉轆轤代
佛提獎馮公生非其時遇非其主故爲佛答今豈有
是耶普濟湘潭市中人幼慧多伎能年未二十悲涕

白母付阿兄求剃落赤足走天下名山踰年歸省母
母卽卒侶有知者辦塋守塚犯霜露忘饑寒潭人哀
之爲築室以處得食卽飽無卽已跡不到市去此已
六七年今所相見頭陀復爾爾飯一食粗足衣縷盡
塗泥霑溼透沁肌骨隳棄四大如艸土佛有金剛不
壞身女其幾耶如是卽鑿是經以白諸信檀

忠烈蔡公祠下元募疏

吾師江門蔡公癸未卒于難明年王師至同寅牧遊
堵公石拙周公大起寢廟延公主于祠卽位哭舉吾
友穰公馮子配祀大索郡大小吏同死難者列主于
旁又追古大賢名臣失祠者羣祀于其上人登其堂
如見公森森亭亭披冠裳上下遊其室又如見公曼
聲長嘯迴風舞鶴遙遙在長廊垂桺間也嗚呼師之
遭逢奇矣哉予嘗語人曰吾師第一流人物生前珂

蹇無纖毫報塞死後遭逢成就滿眼皆知已橫聲朝
野推挽同心棲聲光于山水之域置位次于聖賢之
林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吾師名竟何如哉祠成予
蠲祀田百二十畝初募義僧何因忠主歲祀嗣募行
僧道壽瘞纍骨以延祠善行道壽期以孟冬之望修
水陸大會度賊殺諸魂愴予爲疏以白佛予解道壽
曰汝意主憫生度死是已而不必盡主于佛吾師江
門主是祠其與左右合祀者又古今名臣才士好生
而惜死理安而扶危同是有功于人也則同愛是人
曩者吾師全吾民以社稷而死民至幾番沸湯蹈火
亦以社稷亾吾師愛戀斯民真如慈母攜持諸子不
忍去而救護斯人必如手足捍頭目疴癢牽動雖死
不休也則是度脫生死莫如吾師矣雖然慧業文人
定生淨土如是而謂吾師卽佛也亦宜

題無跡大師募疏

無跡少時磊落出家山車騎供奉足跡徧天下
闌出塞外手摹燕然勒石興猶勃勃乃今厭除淨盡
緇衣圓頂擇衡山深處以居居踰歲徧叅廣覽華藏
精勤幾于三摩地中間思兩法頗謂無漏者一日猛
然進語曰學道不修道在何處有願受三衣具常行
二百五十戒爲四真道行進志清淨成阿羅漢白居
士一言以詰且行予稽首讚曰泥牛出苦正須十分

石村文集 卷下
力毒龍安禪正須十分忍大師胸中已認定頓脩無
碍脚根已立着樂迦邏不動地有緣檀那不辦上乘
功德蜜付大師證第一乘果饒汝七寶佈施更有麼
用無跡和尚不須出衡岳一步而三願成

募修九宮橋疏

神禹治水至天岳疏瀹支派下達洞庭今所傳平江
募阜山其上石篆記禹治水至此者是已山周五百
餘里蒼崖壁立衆水奔匯折曲約三十里而流始大
而江始泛而渡者愈難先是南江陳氏四貞女子捐
金萬餘與其昆弟三人造橋九門跨江利濟不溺不
滂民賴以安遲百餘年而橋浸圯水浸漭茸者浸日
難行僧普見傍橋而菴施茶以濡行人若而年目其

石村文集
桴而漂者暑而滯者寒而號者已鎖其雙肩懇募重
修云自辛卯七月初一起願抵今丙申三月閱歲六
週已修六門三門完好三起水柱石面未週餘三門
則全缺也橋計橫面丈之二縱丈十之二豎者如橫
面之數計須費用幾千兩函冊詣潭告予言以竟厥
功予謂時去大禹已久無隨刊驅放之力不得不借
功于橋歲終無冬官戒役集事不得不借功于募前
之捐十千金有奇女子第三人今乃無有不得不借

功于僧嗚呼其殆哉度僧之緣不能再逢一陳氏其
事不能稟冬官其誠不能動神禹必如俗傳有龍輿
蜿蕩險逐石屢禦而不可復也如之何如之何吾恐
以潭人了潭事尚憂不終岳陽雲夢之區必有隱君
子勤事永利未必不如一四貞女郎也或曰天岳古
所稱道書第二十五洞天珍艸異木羽流雜居普見
堅是願曷歸入山覓丹竈深處再拜而求之

龐涓蘇秦論

天生材而人安全之材之幸也而用材者亦未始不
幸天生材而人扼抑之材之不幸也而棄材者嘗至
于不幸鮑叔之薦夷吾蕭何之推信周勃之右平盧
懷慎之讓崇己非不材也而長于用人之材人之材
顯而已之材亦以全龐涓蘇秦則不然方涓之知孫
臆也以爲臆材出己上懼臆得志而屈己召至刖其
足而黜之以爲廢人其後臆卒用齊而殺涓蘇秦與

儀同師鬼谷秦得志六國念莫有能用秦者召儀至
辱罵激怒之又縱金遣人齎其入關以告之其後儀
卒敗從而蘇秦以亾之二人者皆起于自護其材而
深于忌人之材臏儀果材也當涓得志于魏而秦得
志于六國引所知讓已位而處之右上也深相要結
厚資之以固于別國次也下者羈縻爵祿與之優游
左右以縻其身而娛其心彼卽不德我也未卽如仇
我者之謀欲殺其身以快其心也臏入齊先伐魏救

趙次伐魏救韓涓厄死樹下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
名當是時涓不念負魏而念豎子不恨喪師而恨失
名涓始終生死與臏爭材耳遑計太子申與魏事哉
度也臏卽不遇齊涓率魏兵伐韓伐趙殘滅兄弟如
韓趙魏之圖智伯已事齊不伐之列國必有起而伐
之者臏居魏伺其隙而議其後搆亢批虛圖涓有餘
也刎之而廢置之此與魏齊棄睢等智耳臏不殺涓
何待哉蘇秦材勝于儀而事難于儀方盟洹水時秦

能引儀自副約爲兄弟質告六國使親信儀如信秦也然後厚車幣而齎之入關以成其謀同師事也與同一心而共功名儀雖詐其貪六國爵位與貪秦相等耳何遽不利季子哉召而激怒之又遣舍人重幣而齎之至入關而後告之是秦用儀如豎兒婢子股掌玩弄儀已啣秦矣而復顛倒儀如是之甚儀云不及蘇君嗚呼儀真不及而甘與豎兒婢子玩弄股掌乎殆後欺齊魏伐趙者始公孫衍而儀伐魏猶後然

則秦用儀從亦解不用亦解解從者六國也非儀也天所以禍六國而帝秦以滅西周也吾故曰秦材勝于儀以事難于儀雖然嬴秦之帝去蘇秦尚七十年去洎且百年兩人圖自榮利其身耳遑利天下苟能用材而不忌材以自利也卽何至自殺其身以禍天下乎

蘇代論

齊韓魏伐秦入函谷孟嘗欲借兵食于西周蘇代爲
西周說孟嘗勿攻秦論者曰代滅西周在此時矣方
孟嘗之約韓魏入函谷也在周赧十七年是時六國
合從解秦無所狼顧孟嘗奮起一旦合韓魏深入關
秦王與公子池謀曰願割河東三城而講于三國池
曰割則大王悔失三城不割則三國入函谷咸陽必
危當是時也代如爲西周計久遠寧勸西周盡捐祭

祀襄殮之養以資三國而西入秦且屬孟嘗勿納河
東之城而退三國必求盡取豐鎬故業以還共主而
興西周度不能王請齊趨兵深入函谷要秦之盟稱
臣質子而後納講是齊再霸而周再振萬世一時也
代不出此而務止攻以爲西周非釀禍西周者乎代
說孟嘗不過曰君無益彊韓魏請爲君說秦脅楚割
東國以與齊而釋懷王耳又曰欲楚德齊而薛世世
無慮耳孟嘗貪而昧于計遂從講罷兵夫韓魏雖強

不勝于虎狼秦也吾挾韓魏來攻爲楚懷問故兵直
而壯秦人震恐咸陽垂危不直區區利割東國也厄
秦而爲楚楚人服韓魏服天下亦服歸而告捷西周
主盟合從以威函夏是登齊如泰山而比烈于管晏
也獨奈何私計一薛無患哉及罷兵而東國不可得
楚懷不可出三國有名之兵僅以易三城而返代誠
鄙夫文亦曲士不務制秦而制于秦嗚呼秦固應有
天下哉其後秦得講而先滅魏次滅韓終滅齊終赧

石村文集
之世既遷西周于豳狐又滅東周于陽人聚吾故曰
滅西周者蘇代也夫代與蘇秦爲兄弟季合六國擯
秦而代爲西周止勿攻秦擯秦者爲六國也止勿攻
秦者非爲西周也代既識不逮其兄而秦又不得與
田文同時共事嗚呼秦固應有天下哉

陳蕃竇武論

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陳竇之謂乎方蕃武之圖曹
節王甫也不在處節甫大激而在節甫未動之先卽
奏小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又收長
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辭連節甫又使侍中劉瑜內
奏武遂出宿歸府甚矣武之見小而遺大也自魏彪
免山冰代鄭颯囚卽令此時置節甫不問節甫諸人
已的的辨料與武蕃作敵國不殺不止矣何故不先

圖節甫而先圖魏彪鄭颯使巨憇准備自開隙釁乎
內奏出宿又計之疏不知節甫謹防蕃武之密而諸
小人爲蕃武之疏更不如爲節甫之用之密也蕃殺
矣甫矯制使張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與奐
合大呼武軍曰汝皆禁兵何故隨竇武反乎于是武
軍盡歸甫吾于是又知竇武之不能治軍而因不能
治賊也武爲大將軍先舉大事不能收攝軍心盡爲
我用使甫一呼而反可謂將兵乎周勃誅諸呂勃非

有主兵乃令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卽令諸軍爲劉
氏左袒盡誅諸呂勃真將軍也使武亦能將諸軍卽
提軍與甫對壘甫將僅千餘人又所使矯制率五營
士者張奐耳甫兵少而奐心不樂爲節甫所賣武以
義聲召奐而附已以共圖甫計猶未左也甫呼武軍
而軍卽歸甫武雖知無能爲矣故武之不能除賊武
之不能將兵也非節甫之難制而竇武之材弱也夫
誅諸呂難而誅節甫易諸呂主兵而節甫不主兵誅

諸呂者能用兵而誅節甫者不能用兵此吾于竇武而益服周勃之能安漢也能將兵也

而平賊節甫兵雖取無功矣此其所以不勝創規也非發吾兵而用吾以共國而情餘未去也

何進論

東漢之移運也自董卓始而董卓之擅權自何進始何進之召兵自誅宦官始論者僉謂進不信陳琳之諫卒召董卓以至于敗吾謂進之失不在召卓不召卓太后必不罷諸宦官諸宦官必不能悉誅使卓至而進不死諸宦必誅宦誅而進使袁紹以禮退卓卓卽健無大戾也平勃誅諸呂大將軍灌嬰畱屯滎陽與齊王襄連和觀變勃誅諸呂遣朱虛侯章告齊王

石村文集
卷一
與嬰兵請罷歸夫齊嬰之兵與召卓等勃能誅呂卽能退兵進不能誅諸宦先用以殺身而後因兵以亾國吾故曰進之失不在召卓然其不能誅諸宦柰何方太后畏卓兵臨闕趨令諸常侍黃門皆詣進謝罪請措置當是時外有彊兵而內有袁紹卽以此時直行胸臆稱太后令殲其渠可也卽填勅歸里趨行可也詔就獄可也當斷不斷使張讓得復請入直進乃夏入自投死地何愚哉或曰進欲以誅宦之權出自

太后而已不與夫征伐大事不擅可也已召外兵而除國戚后旣委之而又遲之不亾何待哉且夫皇子辨進所立何太后進之妹進不死宮府皆爲進錄事董卓又何敢獨行胸臆擅立之而又殺之如後日事哉進死而有知其愧袁紹當甚于愧陳琳夫愧紹非召卓也紹勸決計行誅而不誅又反爲所誅所謂婦人之仁嗚呼烏有婦人而可以謀國者哉

